

信宜民主革命时期革命经费来源概述

宁 信 绪

解放后，一些不了解内情的人，总以为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地下党和游击队的革命活动是有固定的财政支持、按月发放工资的。其实不然。因为我县一九四〇年初才恢复重建党组织，一九四五年二月开始建立武装队伍，在桃榔东、西两乡举行武装起义，失败后，队伍化整为零。到一九四七年又恢复建立武装游击队，尚未有稳固的革命根据地，只有游击据点和游击区，既没有税收条件，也不能生产自决，所以此时尚未发展到有固定财政收入的程度。

那末，当时靠什么收入来支持革命呢？

革命群众是解决地下党革命活动经费的主要源泉。在长时间的革命斗争中，贫苦人民看见中共地下党和游击队是为他们的翻身解放而捱苦捱饿，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因而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当地下党和游击队处在困难时刻，生活得不到解决的时候，他们就束腰捏颈，把自己仅有的一斗几升口粮，与你对半吃用。没隔宿之粮时，则加水共餐，同甘共苦。一九四五年春，桃榔革命武装起义失败后，一些地下党干部撤到怀乡竹头窝丘壁坚家，革命妈妈赖雪清（壁坚烈士的妈妈）一家三口，竟以其每月一石的口粮（稻谷）按月供给地下党干部五斗。同年全国明同志被国民党逮捕，镇隆街八嫂经营豆腐坊，生活本很困难，但她爱全若子，却长期给送饭菜，直到释放后，还是一升几合地继续支持全国明同志。在解放战争期间，“小水事件”发生郑奎遇难后，十几名外来支援的武工队员到达怀乡中垌，由廖育万、廖抡万、廖鉴隆等筹粮筹款，解决吃饭问题。后又转移到怀乡大仁高宗勇家（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参加者

高海量的儿子)，高把家里仅存的粮食给吃完后，还借谷数石让武工队吃稠的，自己吃稀粥和薯叶，一直支持了一个多月而至武工队离去。廖育万同志支持地下党生活和经费最经久，他是归侨，自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以后，他在东镇开设一间“爱峰堂”店，成为地下党生活的源泉之一。四六年梁景桑、王素徽两同志在朱砂被捕，他典当自己的田地去营救他们。地下党生活有困难，在中垌的都差不多到他家里去解决。池洞岭砥与中垌交界处大山顶上的黄七爷（黄芳信的父亲）住居偏僻，生活靠山吃山，但许多伤病员及隐蔽的地下党员都在那里治疗和掩护，同甘共苦。在朱砂区古畔村有一个贫农张某，平时靠挑运瓦煲出售过活，时有汗干钱散，肩停口停之虞。但他却将每次挣来的钱买米回来，除了自己最低吃用之外，全部支持地下党吴国崇等同志。这样的事例在全县各地皆有，举不胜举，真是革命征途无绝境，穷人共苦志最坚。

统一战线工作又是寻找物质支持的源泉之一。统战工作多是从知识青年做起。因为大多数知识青年追求进步，容易吸收新鲜事物，接受革命。他们的家庭生活一般比较富裕，与中上层人士有着各种密切的关系，可以通过他们去接近和教育争取开明人士。因此，信宜在革命的最初阶段，解决活动经费的办法，除了一些家庭较富裕的革命青年自带一些财物出来参加革命之外，十分注重做好统战工作，教育争取革命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和开明士绅等热情支持革命，自觉献出财物粮食和枪枝，来解决地下党的吃穿和武装活动问题。例如：在游击区东北区（云开为中心）争取到开明小学校董黄伟昭等积极筹集钱粮枪枝支持革命，使云开山区的武装力量得到发展（黄伟昭后来也参加了革命）。在西区（北界为中心）争取到西江中学校长林植英、教师张昌佑、张祖诒及进步青年张祖武等一批革命知识分子和黄礼河、卢德高、李瑞庵（镇隆）等一批开明人士支持了数量可观的枪枝财物。在中区（东镇白石一带），争取到中垌小学校长廖概隆和廖育万、廖抡万等全体教师的积极支持，

以及廖茂菊、陈传章等开明人士出枪出粮支持革命，使中区的武装斗争迅速发展，中垌后来成为全县的游击指挥中心。在西北区（怀乡朱砂一带）争取到进步人士叶国葆一家及国民党县参议员乡保长黄家新、张典裕、黄典初，原十九路军团长、爱国军官赖芬荣等，支持了不少枪弹财物，使怀乡的革命形势加快改观。

有了枪，可筹饷。一九四七年下半年，信宜先后在各个游击区建立了武装工作队。各区有了武工队，配合地下党的串联活动，可以广泛深入发动群众，大力开辟扩大游击区，依靠群众情报和掩护，去收缴地主的枪枝弹药，壮大武装力量，建立区中队。游击区和武装力量壮大了，可以较自主地向地主要粮，他们便不敢轻率反抗。根据他们的能力，提出商议，打回收条，要他们缴交若干军粮。随着游击区的不断开辟发展，革命武装力量也进一步扩大。一九四八年冬，茂电信地工委把各地区武装中队合并建立起一个主力大队（名独立大队）二百多人。一九四九年四月，又在独立大队基础上，集结各地武装，成立十二团七百余，后改为粤桂边区纵队第五支队第十五团。主力部队进一步壮大了，大大改变了革命局势，游击队可以派出足够的力量，去破夺敌人在各地的粮仓，来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在建立主力部队之后，游击队去破夺敌人较大粮仓的，就有砂子（平塘）、朱砂、白石三处，每处都夺得稻谷数百石，寄放在群众的家庭中。这就是运用小批武工队与主力大部队相结合的办法，去夺取地主和敌人的粮食，来解决游击队的主要给养问题。

热爱祖国，拥护新民主革命的港澳同胞，也有不少仁人志士，乐意捐款捐药品支持部队的。

派出干部到各地任教师，以教学作掩护，在当地开展革命活动，所得工资，除本人生活费用外，全部缴交组织，这里也解决地下党部分活动经费。

其他还有家庭较富裕的革命同志，运用各种方法，自愿捐款支

持革命。家庭生活较富裕的许铭莲同志（独生女），一九四六年在电白教小学时，假以患病和财物被盗为由，写信要求家在茂名的妈妈，寄去价值数十担谷的现款，交给地下党领导同志。一九四七年，她也籍与梁肇庆同志（也是独生子，北界人）订婚和结婚之机，要求妈妈多给嫁妆，两次取得金戒子二个，白银四百元以及稻谷、布匹、代婢金等共值近千银元，交给党组织。其他还有说服家庭卖田支持革命的，或者借经商之名、向家庭取款交给党组织的等等。如烈士熊宜武同志（高州人，一九四八年六月在锦衣乡和合塘战斗中牺牲），一九四八年三月当他参加武工队，在信宜茶山渤洞、洪冠等游击区活动时，在革命活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主动提出回家变卖十多石租田，约得稻谷二百多担（折合关金券一千多万元）支持革命。这笔经费一部分解决了当时游击区的经济困难，一部分支持了东征部队。这都是凭着自己的一股革命热情，想方设法去共同解决前进中的困难的。

人们会问：如此筹获的革命经费知多少？大小数字难统计，千家万户数不清；刻苦渡日无余缺，历尽长夜到天明。

（本文经当时的地工委和县委领导人王国强、郑光民、梁平、全匡明等同志审阅、修改或提出修改意见综合整理而成。对此，谨致以感谢！）

1986年12月

我县解放战争中最大战役亲历记

罗琛原

在解放战争中，我县主要是游击战。由敌我双方正规军作战的，只有安莪荔竹岗一战。我作为地方党区委成员之一，始终保持同我军接触、联系、协助和处理有关事宜，因此，亲历其事，目击其战。现为保存史料，特把该战役的起因、兵力集结、作战情况和战后工作等略述于后：

一、战争起因——敌退我追

我解放军二野陈赓部队于解放广州后，一直追剿从广州撤退的蒋帮六十三军刘栋材部。刘栋材敌军于一九四九年十月廿八日退到我县朱砂。朱砂大地主陈泽兴之孙陈炎泽以曾认识刘栋材等，诚情恭请他们到家设宴款待。不料败退的敌军，全无人性，喝醉后却到内室去搜索妇女。廿九日，刘匪军窜到安莪，沿途搜劫群众财物，宰杀猪鸡，破坏家具，撒屎尿于镬头米缸等等，群众痛恨入骨。三十日即重阳节，刘匪率队退径口。那天径口韦姓刚祭祖祠，被匪军抓去一批青壮年为他们服苦役，押送到台湾，亦一悲惨事。而陈赓部队差两天追上刘部，于十一月二十五日追到安莪。可是那时情况起了变化，困守广西的敌军头子白崇禧知道孤守非计，决定分路撤退海南。白部属军长李本一（广西容县坡良人，与安莪一山之隔）（注），以其家乡与信宜相邻，了解情况，据俘虏供称，李本一请缨走东路，经信宜高州而雷州，并垮下海口说：“收复信宜，易如反掌。”李本一敌军于十一月二十五日进入我县平地一带。这样，敌我两军同在一条路上，中间隔着荔竹岗，面面对峙。这样，陈赓部队就由追剿敌刘部，转而为截击敌李部的撤退，进而完成他们解放广西

和云南的历史使命。

二、双方兵力的集结

十一月二十六日是我敌双方集结兵力对峙的一日。我于这天早上到文料，从平地过来的群众中已知李本一敌军集结一师兵力到平地一带（荔竹岗西面），我即着乡政府派人监视李本一敌军来安莪的道路，同时向解放军参谋人员汇报，并将敌人与我军对峙形势，用我们打游击时油印的地图勾划给他们看。那天我们派出防守的同志先后抓获了四个李本一敌军派来的侦探，都交给解放军审讯。因此，我解放军已了解敌人情况，作了全面部署和集结兵力。我们并给他向导把在东安的左翼部队带入六璞、排田，右翼部队进入石印、六箫。两翼在前，安莪中路军在后，形成一个袋形阵地，等着敌人的进来。那天下午住各地的解放军都派代表来乡政府联络和提出要求解决粮食等问题，我们都尽力给予解决，保证粮食供给。

我安莪乡政府前后左右都有解放军，人们起初估计李本一敌军不敢来。不料在下午四时李本一好象不知道这边有对手，他们偷越荔竹岗，突然闯进到距乡政府只一里远程的水埕边，才给六璞来乡政府联系回路的解放军发现，开了火，在墟头山上的解放军也接了火，于是同我接头的解放军叫我通知乡政府各同志即时撤退。我当即照办，率领同志退到距墟约六里远的陂塘村。陂塘面向敌人的山上有解放军据守着，我们在后面山脚群众屋里，与山上解放军联系极为方便。

在安莪墟前后的解放军保护我们撤退后，他们也后撤约两公里至流村水口两旁山岗，李本一敌军全不知已中计，得意地照解放军装定的袋形地带，进入安莪墟、我乡政府和左边的古令、右边的文料等村庄。天黑了，我们登山一望，见李本一敌军都在山上烧火取暖，象走进袋里的老鼠一样。

解放军全线进攻的力量部署，在入黑时已准备好。午夜时他们告诉他们说：“敌人已完全落入我们的袋形阵地，明晨八时即全线

进攻。”解放军要求我们派向导给他们，我们派了罗东原、林济美、何荣等五六人给他们。而李本一敌军从平地到安莪是部署一个师，他还有一个师在杨村，一个师在杨梅，实际对峙兵力比我军弱得多。

三、全线进攻情况

十一月二十七日早晨，我们都等候八时的到来。果然不差，时间一到，解放军就沿着与敌人接触的阵地从南北东三面进攻（敌人占有西面一路）：中路向安莪墟西面挺进，攻敌正面。右路从石印进军至文料中段，进攻文料中心大岭坪等敌据点，战斗只十多分钟就拿下了，可惜我军在冲过宽阔的田野时，给敌人炮火轰击，伤亡数人。另一路从六箫经柑子岭进攻文料上段敌据点，特别是进攻我家（文料垌头）对面敌盘据的高地——尖峰顶，我军则先占领我家东南面的庙岗山作据点，用重机枪把敌人压回后面，才从正面冲锋。该山高约五百米，我军冲至三分之二处，作短时休息后，便快步冲上峰顶。敌人亦从山后冲上，展开面对面战斗。经过数分钟激烈的拼搏，我军夺取文料的制高点。左路从六璞排田向古令冲杀的我军，亦拔除了各据点。约经一小时的战斗，已把部署在各据点的敌人一个师压缩回荔竹岗一个点上。荔竹岗纵横数里，是安莪至平地必经的孔道。这时我军从古令尾的三级顶和我屋背牛麓顶架设多台炮，左右夹轰荔竹岗的敌军，加以我军三面冲锋的枪弹射击，敌军被挤压在一条十分狭窄的道路上，无路可走时，不少钻向森林里。可是我军的枪炮弹象雨点般洒遍了荔竹岗，不到两小时的战斗，敌军大部份死伤了，我军得了完全胜利，直向残敌追剿前进。据做向导的同志回来说，李本一敌军在杨村、杨梅两个师也给解放军就地歼灭了，并追到博白俘虏了李本一本人。解放军追击歼灭敌人一个军、历程一百三十里，历时不到两天就连容县城也解放了。我军追击得这么快，除了具备坚强的意志和强健的身体外，也讲究一些方法，如下斜坡时把背包放下一坐，提起脚，用枪托一撑，背

包就象个船那样载着人滑流到山脚。

冲锋部队一过，打扫战场的后续部队接着上来。他们的任务是：肃清残匪，救护伤员，掩埋烈士，收集敌人丢弃的器械枪弹。这次战斗，由于敌人丢弃的枪炮弹药很多，不但路上有，森林沟壑中也有，解放军收不了，只拿掉枪机（上发子弹的把手），把枪杆炮筒丢在偏僻的地方不要，让当地群众去收集。

四、战后工作

战后第一件事，就是收集敌军丢下的未被解放军收集去的枪炮弹药。我们当时订出奖励群众收缴枪弹的办法：凡交来轻机一挺奖谷一百五十斤，手提机一挺奖谷一百斤，步枪一枝奖谷五十斤，枪弹一发奖谷一两。并规定不论何人不得私藏武器，一定要送交政府领奖，在限期内不交，查出不但无奖，反要重罚，布告和宣传给群众周知。本来荔竹岗山大林密，人们很难穿透，且入去不时听到敌重伤兵的呻吟声，敌尸体在发臭。但群众为了打扫战场并获奖，还是在几天内走遍了整座山，去执拾敌人丢下的战利品。我们在四、五天内就收满了两个房间的枪炮弹药了，内中步枪少数是日本产的四盖六五，大多数都是美国产的三〇步枪、机枪和迫击炮，使得我们不但装备了一个区中队，还充实装备了十五团。第二，是对我军伤员的医疗和生活照顾的问题，原来伤员都是就地安置在群众屋中，我于战后第一天到文料去看伤员，重伤者近二十人，就和我军的看护人员研究集中到安义何家祠，并亲自雇请群众抬去。在其他地方的亦同样集中，以解决医治和生活照顾的困难。第三，处理好伤死的敌军。伤的我们都给伙食，能回家的发给路费，死的也全部掩埋好。第四，为解放军保存部份物资，其中有背包七十个和棉衣鞋子等，过一个月他们不回来取，我们一件不少地送交信宜县委处理。第五，此战役后陈赓部队还连续经安义向广西前进四五天之多，我们除了满足他们粮食需求外，其他尽量予以协助和方便，使他们顺利进军。

信宜方言记略

罗康宁

前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李荣先生在为《山西省方言志丛书》作序时指出：“对研究语言的人来说，山西的方言跟山西的煤炭一样，是无穷无尽的宝藏，亟待开发。”这话对于信宜方言同样适用。信宜地处粤西云开山区，不但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水电资源、植物资源、畜牧水产资源和人力资源，而且有着丰富的语言资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山区的资源已逐步得到开发，信宜方言这个宝藏，也开始被发现，被开发，并在语言学界产生了影响。

首先发现并着手开发信宜方言这宝藏的，是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叶国泉同志。他是我县怀乡区人，长期致力于汉语研究，一九八一年，与他的学生唐志东合写了《信宜方言的变音》。这篇论文以大量事实说明，信宜话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变音”现象，即同一

从上面叙述中可以看到，我们地方党政在此战役中已尽了自己所要做和所能做的职责。但是我们还做得不够的，主要有两件：一、对伤员未做到认真的慰问。二、对死难烈士没有记下姓名，立碑纪念（当时解放军埋好后，只用木板写上“×××烈士之墓”）。这些木板日久腐朽，以致现在无法查找烈士的姓名了。

注：敌军番号，按穆欣著《南线巡回》载为白军第十一兵团鲁道源所部的五十八军。按我们当时抓到的敌军俘虏供称，指挥该敌军入信宜的是李本一。但当时是否调李本一任该军军长？有待查确。

个字，如果把它念成声调特高而上扬，就会引起词义或语法意义的变化，如“鸡”。念本调〔Kɛi˥〕表示大鸡，念变音〔Kɛi˨〕表示小鸡。对于信宜人来说，这是司空见惯的，叶国泉同志则从这司空见惯的现象中发现了规律，指出它是一种形态变化。这种形态变化不仅普通话没有，在其他方言也很少见。对于普遍认为汉语缺乏形态变化的语言学界来说，这一发现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突破。该文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主办的《方言》杂志一九八二年第一期发表之后，立即引起语言学界的重视，李荣、朱德熙等著名语言学家都给予高度评价。在叶国泉同志的影响和指导下，对信宜方言的研究迅速开展起来。一九八六年，我在该所另一刊物《中国语文》发表了《信宜话数词、代词、副词的变音》，进一步补充了这一论证。与此同时，叶国泉同志和我合写了《信宜方言单音节形容词的级》，唐志东同志写了《信宜话量词的音节重叠》和《信宜话的指示词》，我写了《信宜话的文白异读》并编著《信宜方言志》。这些论著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信宜话深入进行探讨。方言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白宛如同志在审核我的《信宜话数词、代词、副词的变音》时，亲临我县作调查研究，充分肯定了信宜方言的研究价值，还多次来信指导研究工作。

对信宜语言资源的开发还仅仅是开始，艰巨的工作还在后面。本文试图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信宜方言的概貌试图作一初步的勾勒和通俗的说明。

壹 信宜县方言的分布

信宜县境内方言分为两类，一类是粤语，另一类是客家话。其中说粤语的约占全县人口百分之七十五，说客家话的约占全县人口百分之二十五。粤语又分为三支：一支是信宜话，这是本县的主要方言；第二支是思贺话，声母及声调与信宜话大致相同，韵母则有差别；第三支是容县话，与信宜话差异较大。

信宜话分布于本县西部。以本县境内最大的河流黄华江为界，西侧的镇隆、水口、东镇、丁堡、池洞、安莪、朱砂、北界、高坡、金垌等十个乡、镇，以及径口、大成、白石、怀乡、旺沙五个乡（镇）的一部分，人口约五十多万。同时，由于信宜话向客家话区长期渗透的结果，黄华江以东、白鸡岭以西的洪冠、茶山、贵子等三个乡（镇）及大成、白石、怀乡、旺沙的一部分，也有部分人说信宜话，相当一部分人则既说客家话，又说信宜话，有的以客家话为主，也有的以信宜话为主，这带地方称为“半僮半白区”、人口共计十五万左右。此外，高州北部的古丁、深镇、东岸、潭头等也有一些人说信宜话。总计起来，说信宜话的大约在七十万人以上。

客家话又称“僮话”，分布于本县钱排、合水、新堡、平塘四个区，人口约十五万。加上“半僮半白区”，全县说客家话的大约二十二万人。

思贺话分布于思贺区，人口三万左右。这个区语言较为复杂，一部分人既说粤语，也说客家话，他们的粤语也受客家话影响，如除单韵母〔y〕以外没有其他撮口呼韵母，信宜话念为〔yn yt〕韵母的字，他们分别念作〔un ut〕韵母。还有一部分人口音接近罗定。

容县话分布于与容县毗邻的径口区田心、木威、木新三个村，人口约五千。该方言最显著的特点是保存古全浊塞音声母〔d〕，古知彻、精清母与端透合流，如“短”“转”同音，“斤”“清”同音。

方言，是在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语言的地方变体。我县的方言之所以呈现纷繁复杂、丰富多采的格局，这是我县的汉人来自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而形成的结果，同时也是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相互影响交融的结果。

我县曾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晋朝之前，进入的汉人为数极少。汉人比较大量地移居信宜，是东晋以后尤其是南朝梁代信宜建

[illegible]

县（当时称梁德县）以后的事，这些汉人首先沿灵渠或广信河来到梧州、封开一带，然后从北而南进入信宜；后来，也有从福建入粤，先在粤中、粤北或粤东地区居住过一段时期，然后或通过西江到粤西，再由陆路进入；或直接从陆路由东向西进入；还有经吴川逆鉴江而到信宜的。现在的信宜各方言，就是这些移民带过来的。这些移民进入的原因多半是为了避战乱，且信宜是山区，交通闭塞，故定居后与外界交往较少，同时大都有过一段与少数民族杂居的历史，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便逐渐脱离了原居住地区语言发展的轨迹，同时又吸收了当地少数民族语言主要是壮语的某些因素，因而形成了今天的信宜各方言。

方言的分布离不开历史因素，也离不开地理因素。在古代，河流既是交通要道，也可以成为交通的障碍，它对方言差异的形成当然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横贯南北的黄华江，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信宜东西两部分地区的天然分界线，也成为信宜话与傜话分区的主要界线。另一个障碍是山脉。随着时间的推移，信宜话向傜话区渗透，于是黄华江东侧出现了一个“半傜半白区”。但由于白鸡岭的阻隔，钱排、合水、新堡、平塘至今仍说傜话。另外，思贺话区与容县话区这两个次方言区的形成，主要也是由于山脉的影响。

式 信宜话音系简介

拙作《信宜话数词、代词、副词的变音》曾记录了《信宜话声韵调表》，该表经过白宛如同志的审核订正。现在就以这个表为基础，将信宜话的声母、韵母、声调分述如下（声韵母均用国际音标）：

（一）声母

信宜话有二十个辅音声母，见表①。

[P]是双唇不送气清塞音，发音与普通话的b[P]相同。

信宜话声母表

表①

发音部位		发音方法		双唇	唇齿	舌尖中	舌尖前	舌面前	舌根	舌圆	根唇	喉门
		不送气	送气									
塞音	清	不送气		P波		t多			K哥	Ku瓜		ʔ鴉
		送气		P'坡		t'拖			K'戈	Ku'夸		
塞擦音	清	不送气						ts之				
		送气						ts'雌				
擦音	清				f科			S诗				h呵
鼻音				m摸		n挪						
边音	清					l罗			ŋ疑			
边擦音						ɬ唆						

[P']是双唇送气清塞音，发音与普通话的P[P']相同。

[m]是双唇浊鼻音，发音与普通话的m[m]相同。与广州话一样，信宜话[m]声母的字不仅来源于古明母字，而且来源于古微母字，也就是说，普通话念零声母中来自古微母的字在信宜话念为[m]声母，如“尾”“文”“物”。

[f]是唇齿清擦音，发音与普通话的f[f]相同。与广州话一样，信宜话[f]声母的字不仅来源于古非、敷、奉母，古晓、匣母的合口韵字和古溪母的部分合口韵字在信宜话也念为[f]声母，如“花”“湖”普通话是h[x]声母，“宽”“阔”普通话是k[k']声母，在信宜话都是[f]声母。

[t]是舌尖中不送气清塞音，发音与普通话的d[t]相同。

[t']是舌尖中送气清塞音，发音与普通话的t[t']相同。

[n]是舌尖中浊鼻音，发音与普通话的n[n]相同。

[l]是舌尖中浊边音，发音与普通话的l[l]相同。另外，信宜话没有广州那种[n l]不分的情况。

[ts]是舌尖前不送气清塞擦音，发音时舌尖位置比普通话的z[ts]稍后。普通话念z[ts]zh[tʂ]两声母的字和j[tɕ]声母来自古精组细音字在信宜话均念为[ts]声母。例如“津”普通话是j[tɕ]声母，“真”普通话是zh[tʂ]声母，“增”普通话是z[ts]声母，信宜话均念为[ts]声母。

[ts']是舌尖前送气清塞擦音，发音时舌尖位置比普通话的C[ts']稍后。普通话念C[ts']Ch[tʂ']两声母的字和q[tɕ']声母来自古精组细音字在信宜话均念为[ts']声母。例如“亲”普通话是q[tɕ']声母，“春”普通话是ch[tʂ']声母，“付”普通话是f[ts']声母，信宜话均念为[ts']声母。

[s]是舌尖前清擦音，发音时舌尖位置比普通话的s[s]稍后。普通话念sh[ʃ]声母和s[s]声母中除来自古心母的字在信宜话念为[s]声母。例如，“深”普通话念sh[ʃ]声母，“森”普通话念s[s]声母。

母，信宜话均念为[s]声母。

[ɬ]是舌尖清边擦音，普通话广州话均没有这个声母，在汉语其他方言中也很少见，壮语和广西粤语中却普遍有这个声母，可见这是从壮语吸收过来的。普通话x[ɣ]、s[s]sh[ʃ]声母来自古心母的字在信宜话均念为[ɬ]声母，例如“西”“丝”“师”普通话分别念x[ɣ]s[s]sh[ʃ]声母，信宜话均念为[ɬ]声母。

[ŋ]是舌面浊鼻音，普通话和广州话均无此声母，北方有些方言有这个声母，但来自古娘母。信宜话的[ŋ]从古日母演变而来。古日母原读[ʒn]，到隋唐之时，在一部分方言中先去了擦音成分，读为[ŋ]，玄奘翻译佛经时就以日母对译梵文的^h[ŋ]。信宜话的[ŋ]正是保留了这种读法。古日母的字，今普通话念为r[ʒ]声母，广州话念为零声母，信宜话均念为[ŋ]声母，还有部分古疑母的字今信宜话也念[ŋ]声母，例如“疑”“遇”“仰”。

[k]是舌根不送气清塞音，发音与普通话的g[k]相同。但信宜话的[k]声母的字比普通话g[k]多，普通话j[tɕ]声母中来源于古见组的字今信宜话也念为[k]声母，例如：“见”“斤”“激”。

[kʰ]是舌根送气清塞音，发音与普通话的k[kʰ]相同。信宜话[kʰ]声母的字也比普通话k[kʰ]多，普通话q[tɕʰ]声母中相当部分来源于古见组的字，今信宜话也念为[kʰ]声母，例如：“奇”

“强”“曲”。

[ŋ]是舌根浊鼻音，来源于古疑母。普通话没有这个声母，广州话有这个声母，发音与信宜相同，但广州话[ŋ]声母的字有一部分来自古影母，这部分字既可读[ŋ]声母，又可读零母声，这部分的字信宜话都念为[ʔ]声母，所以信宜没有[ŋ]和[∅]同一音位的情况。信宜话的[ŋ]声母字基本来自古疑母字，例如：“凝”“艺”“岳”。

[h]是喉门清擦音，发音部位与普通话的h[x]不同。除普通话h[x]声母的字外，还有k[kʰ]、q[tɕʰ]、x[ɕ]母声部分来自古溪

的字，今信宜话也念为[h]声母，例如：“开”“牵”“歇”。

[ʔ]是喉门清塞音，保存了古影母的念法，这在汉语方言中是少有的，普通话和广州话都没有这个声母。凡古影母一、二等开口字今信宜话均念为[ʔ]声母，例如：“衣”“安”“握”。

[ku]和[k'u]是[k][k']的圆唇化。

(二) 韵母

信宜话有韵母五十个，见表②。

(1) 单韵母七个：

[a]是舌面前低不圆唇元音，发音与普通话的a[a]相同。

[ɛ]是舌面前半低不圆唇元音，发音与普通话的^ê[ɛ]相同，但普通话的^ê[ɛ]不作单韵母。

[œ]是舌面前半低圆唇元音，普通话无此韵母。

[ɔ]是舌面后半低圆唇元音，比普通话的O[o]开口度大些。

[i]是舌面前高不圆唇元音，发音与普通话的i[i]相同。

[u]是舌面后高圆唇元音，发音与普通话的u[u]相同。

[y]是舌面前高圆唇元音，发音与普通话的ü[y]相同。

信宜话七个单韵母念法与广州话一样，但广州话[ɔ]韵母中来自古戈韵端精二组字今信宜话读[œ]韵母，例如：“朵”“坐”“梭”。同时，古模韵帮、端、精三组字今读[u]韵母，古鱼、虞二韵精组字(心母除外)今读[y]韵母，例如“补”“都”“蛆”“取”。这些字，广州话分别念为复韵母[ou]与[œy]，这是信宜话与广州话的相异之处。

信宜话还有三个不作单韵母的元音：